

改革开放以来,有超过2亿人在东莞工作过、建设过、奋斗过、圆梦过,“打工作家”就是非常典型的“2亿分之一”

“莞樟路打工作家群”与新大众文艺

□柳冬妩

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作者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设点,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莞樟路打工作家群”的形成,为“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提供了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丁燕、阿微木依罗、李知展、穆肃、萧相风、周齐林、许强、刘大程、阎永群、马昌华、汪雪英、吴诗鸿、莫华杰、曾文广、房忆萝、马益林、罗古勇、熊建军等数以百计的“打工作家”,在莞樟路旁边的几个城镇上,留下了各自的“打工经历”“市井人生”。他们“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到目前为止,“莞樟路打工作家群”,走出了中国“打工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见证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

东莞是中国打工文学的重要策源地之一。1985年,东莞撤县设市,四十年来迅速由一个香飘四季的农业县发展成为国际制造名城,成为全国第15座拥有万亿GDP、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为世界上演了一段炫目的传奇。东莞以制造业立市,“东莞塞车,世界缺货”一度被用来形容东莞制造业影响之大。改革开放以来,有超过2亿人在东莞工作过、建设过、奋斗过、圆梦过,“打工作家”就是非常典型的“2亿分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新大众”。植根于东莞广阔的文化土壤,不少“打工作家”从产业工人中走出,书写身边的故事,创作了大量的打工题材文学作品,形成了特有的“打工文学”现象,让“东莞制造”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

肌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莞樟路打工作家群”强势崛起,从东莞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文坛一道亮丽风景。

莞樟路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东莞城区与樟木头镇的交通要道,全长43公里,连接东莞中部的大朗、东坑、寮步、黄江等几个重要经济镇区,起于东莞人民公园,止于樟木头镇与谢岗镇交界处。樟木头镇也就是王十月中篇小说《白班马》“木头镇”的原型地,《白班马》原载《十月》2008年第5期,藏策在编选《2008年度中篇小说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时选入了这篇小说,并在序言中说:

“王十月在2008年里最有影响的小说是《国家订单》,但我却更喜欢他的这篇《白班马》,因为这篇《白班马》更文学一些,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在这篇小说里,“木头镇”作为故事发生地,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得到了无限的延伸,而渗透于其间的时代现实气息,或许比任何一种写作都更显浓烈和复杂。“打工作家”不约而同地对莞樟路片区某个“地理”进行深度考察,并围绕某个“地理”反复挖掘,像一张网一样打捞起那发生在生态地理上的过去与现在,从而真正使一块平常甚至残酷而丑陋的地理隆起为一块在文化上再也无法抹去的“文学地理”。2001年,来到东莞打工的郑小琼,用精细的叙述和渗入骨髓的怀念,一一展开了她对莞樟路片区的追忆和展现,为我们勾勒出了工业城镇的轮廓和幽深。

郑小琼后来离开东莞,“峰回路转”,她的身份,已经从五金厂女工变成了广东文学馆副馆长(广东文学院副院长、《作品》杂志社副主编),但她所创造或者叙述的东莞依旧存在。这个当年的打工妹,其诗歌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与发行,曾应邀参加柏林诗歌节、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土耳其亚洲诗歌节、不莱梅国际诗歌节、法国“诗人之春”、新加坡国际移民艺术节、

任何一种作家群体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时代语境。总结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域的文学,历来是文学史家或文学理论家所不愿也不能忽略的。莞樟路打工作家群的整体崛起,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极佳标本。在新大众文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对这个作家群的形成原因,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个人、时代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论证。

文艺评论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包括职业和专业评论家、自媒体人、用户观众等

“人人都是评论家”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周思明

新技术不仅改变了文艺创作的方式,也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背景下,文艺评论呈现出了大众化、分众化、互动性、自由性等诸多特点,可谓声众喧哗、争奇斗妍。伴随大数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的发展,文艺评论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演变。

不少文艺作品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和技术创新,对文艺评论也提出了更新文艺理论和审美策略的要求;文艺评论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包括职业和专业评论家、自媒体人、用户观众等。同时,文艺评论的载体和传播形式也变得丰富立体,社交媒体、组织传播、社群传播等多种方式并存,使得文艺评论能够更广泛地覆盖不同的受众群体。这打破了文艺评论僵化格局,给文艺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线上传播,与线下文学工作,共同构建了东莞的大众写作氛围

新媒介、新大众与新文艺

□唐诗人

当前,“新大众文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就多数学者的讨论来看,“新大众文艺”是新的媒介技术语境下的“大众文艺”。从艺术门类来看,“新大众文艺”包括了文学、影视、游戏等各种新媒介艺术;从艺术生产流程来看,“新大众文艺”既是大众创作,也涉及大众传播、接受以及评论。由此,要理解“新大众文艺”的“新”,最关键的是把握“新大众文艺”的新媒介语境,新媒介形式以及新的媒介化的文艺生产与接受逻辑。

所谓新媒介语境,也就是新世纪以来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历史背景。在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前,文学界讨论的“大众”很多时候也只是一小部分能阅读、会表达的传统读者、图书消费者,很自然地忽视了那些与文学文艺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普通民众。实际上,正是互联网技术发现了大众,让大众真正成为了可看见可交流的无数个体。而新时代以来各种全新的数字媒介平台,像微信、微博、豆瓣、抖音、小红书等,更进一步地拉近了普通人与文学文艺的距离,让传统的写作、发表不再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事情。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很多普通人通过写作成名、改写了人生命运的故事,通过网络的传播,也成为一种社会效应。比如东莞能够成为打工文学的圣地,这与第一批打

缺乏文体自觉,即兴发表意见,甚至变成个人情绪发泄,未经严格专业训练的网络文艺评论写作的文体分析与概括往往不够准确,缺乏应有的理论力度和批评识见。因此,部分评论文字的观点不够公允,深度不足,缺乏见地,影响了网络评论的说服力和公信力,甚至偏离了文艺评论的本质。

网络文艺评论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协作,“阅读”更大规模数量的文艺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寻找评论对象。在此过程中,网络文艺评论对于引导网络文艺创作者的写作方向和社会大众的网络审美情趣发挥着自由、直接的引导作用,是对传统文艺评论的有益补充,有助于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从而在重塑中国文化形象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网络文艺评论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其不足也在所难免,比如

将大众作为读者、接受者,以大众的文化习性来要求文艺创作者改变写作风格。但新世纪以来新媒介技术语境下生成的新大众文艺,这“大众”就不仅是接受者,而是创作者、接受者、评论者、消费者全链条的“大众化”,这有赖于媒介技术的支持。这不仅仅是网络写作与数字化阅读的问题,更是AI技术支持下的多媒介、跨媒介融合现象。数字化阅读,让很多阅读者逐渐转化为网络写作。网络写作,也借助新媒介技术,成为文艺传播者,甚至成为跨媒介改编的实践者。如大湾区青年作家陈崇正、吟光等,他们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写作,也在尝试用AI技术将自己的作品音频化、影像化。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传统需要巨额资本、宏大技术支持的机构型媒介融合,逐渐变为成本低、效率高的个体性媒介融合。新媒介时代的大众文艺,是多种形态文艺形式的融合性表达。

当然,我还想强调的是,文艺有其变化的一面,也有其不变的内在。技术在发展,大众在变化,文艺要意识到这些新变,同时也需要坚守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文艺是温润人心的文化作品,有其文化传承和讲求“真、善、美”的基本要义,也有其内在的艺术品格和人性逻辑。在新媒介时代,适应新的媒介技术,走向新的大众的同时,也应持续强调艺术性和创造性。

粤派评论·新大众文艺风

新大众文艺以技术赋能与全民参与为核
心,打破创作壁垒,让文艺扎根现实
土壤。广东东莞樟木头镇被称为“中国作家
第一村”,吸引了一批中国国内知名作家、学者落
户于此,其中多人在国内文坛占有席之地,甚至
有多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南清溪村立起21座
书屋,文学氛围令人惊叹;宁夏西海固地区出现了一大
批颇有影响的诗人、评论家,西海固作家群引起全国文
坛的关注……

近些年来,文艺创作从精英走向大众,媒介从纸媒
转向多元交互,内容从精英书写转向凡人歌谣,形成
“人人皆可创作、万物皆可表达”的新生态。这种新的
大众文艺形态,本质是技术平权下文化话语权的再分
配,既延续“人的文学”精神,又以短视频、微短剧等新
形态激活传统美学基因,构建起传统与现代交融、个体
与时代共振的文艺图景。

广东东莞、湖南清溪、 宁夏西海固“三大文学现 象”引关注

新媒介技术时代,

如何重新焕发

文艺的大众精神



“新大众文艺”也正是因为有了全媒体作
为载体,才有可能实现普通人对文艺创作的
全面参与

“新大众文艺”的喷薄而出 将会重新定义文艺创作

□孟繁华

百年中国的大众文艺应该是最复杂的一个场域之一,关
于大众文艺运动及其争论曾几
度成为热潮。一方面,大众文
艺有通俗文艺的含义,它的市
场化和消费性特征,在普通消
费者那里有庞大的群体。流行
音乐、通俗歌曲、畅销小说、商
业影视、网络文学、动画漫画、
网络游戏、综艺节目等,一直在
主管部门和学者的视野之中。讨
论的态度大多相对峙壁垒分明。

大众文艺和人民文艺不是一
回事。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的报
告,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
和丰富成熟的“工农兵文艺”经
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
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主要阐
述的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周
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
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
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
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
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

“新大众文艺”从创作实践
到现象的提出,是一种文艺观
念变革的表征。它是对普通
人参与文艺创作的一种积极回
应、肯定和支持。它意味着文
化权力的重新配置。文化权力
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某个
群体、组织或个人所拥有的能
够影响、塑造和控制文化生
产、传播、消费以及文化价值观
念形成和发展的能力与力量。

“新大众文艺”观念重新确
立了普通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
位,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中的地
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创
作主体平民化。“新大众文艺”
以普通大众为创作主体,他们
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非专业
文艺创作者,仅凭借个人对文
艺的热爱和兴趣,利用现代技
术和媒介参与文艺创作。在这
个意义上它们也可以称为“新
大众”;在内容方面,这一运行
态更贴近生活,作品内容更鲜
活生动,题材更广泛,涉及日常
生活更丰富多彩,也更具有鲜
明的个性,更真实地反映出普
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
“新大众文艺”,在创作过程中
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满
足,同时也能够根据受众的反
馈及时调整和改进作品,形成

一种自发自主、自娱自乐的创
作氛围。

“新大众文艺”的喷薄而出,
将会重新定义文艺创作。它可
能将专业作家或精英知识
阶层独有的文艺创作权力,与
普通人分享,确认普通人创作
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2020年11月某一天,在当
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群里,有位
教授转发了歌手王琪创作的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音乐视
频。然后群里很多人一遍遍地
转发。那一夜,是当代文学界
的大众文化的狂欢节。我还没
有见过这个从“高端”文学研
究的学术群体,对一首典型的
大众文化歌曲如此地倾心。2021年8月19日,洪子诚老师
突然给我发了一个音乐视频罗
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并留言
“一起回到明天”。蔡琴、苏芮、
齐秦、费玉清等明星歌手把我
带进了久违的上世纪80年
代。后来包括郎朗的演唱会,
快递员王记兵的诗歌,北京皮
村的素人写作等,在知识界都
有广泛的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音乐、
歌曲在内的“新大众文艺”创
作,和传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
正在形成互补关系,而不是竞
争或挑战关系。专业作家也可
以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一部
分,他们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
经验,如果能够放下身段学习
“新大众文艺”新经验,从中获
得新的灵感和情感方式,专业
作家也会以新的面貌获得更广
阔的天地。

“媒体正在成为一所大学”
是一个洞见。我们得承认,媒
体教会我们许多书本上没有的
东西,它对我们的观念和日常
生活的支配力日益显著。但是,
“新大众文艺”也正是因为有
了全媒体作为载体,才有可能实
现普通对文艺创作的全面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大众文艺”的
出现,既是文艺观念的变革,也
是科技革命助力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观念,“新大
众文艺”将会引领文艺创作向
着更开放、更多元也更生动的境
地发展。

不仅作品的内容、思想、形式不再只向传
统的精英化艺术标准看齐,评价的标准也一
并变得“平民化”

从“东北文艺复兴” 看民众的超地域美学趣味

□刘诗宇

“东北文艺复兴”是个复
杂的概念。体裁上,它涉及小
说、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等
多种形式的作品;语境上,它既
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既
有学者、批评家专业性视野中
的一面,也有互联网自发兴起,
意图与传统、精英审美相对抗
的一面。

目前多篇关于“东北文艺
复兴”的研究文章,都认为所
谓“复兴”是存在问题的,原
因是近几十年来,东北文艺从
来没有“衰落”过。这种说法
没错,但或许没有命中问题
的要害。

大量出自东北的作家、
演员、歌手活跃在中国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里,之所以今
天仍要谈东北文艺“复兴”,其根
本原因并不是“东北文艺”衰落了,
而是曾与“东北文艺”深度绑
定、属于社会中下层的阶
层趣味在文学、艺术中一度
“黯淡”了。并非所有具有东
北文化地理学色彩的艺术创
作都属于“东北文艺复兴”,相
反,是被纳入“东北文艺复兴”
的艺术创作,比如“铁西三剑客”,
比如东北风说唱,比如“社会摇”
“喊麦”,都在用看似具有东
北文化地理学色彩的创作元
素,去重新践行、强调属于
社会中下层广大民众的超地
域性阶层趣味,这才是所谓“复
兴”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崭露头角”之后,双雪
涛、班宇的创作都不约而同地
现出“去东北化”的选择,转而
追求一种强烈的城市中产阶级
风格。近些年,老藤等作家的
长篇小说中,也都在努力塑造
一个文明、富足的当下东北社
会,此时“文艺复兴”就不可避
免地再度与“经济复兴”绑定
在一起。互联网层面的根
植于社会中下层美学趣味,以
抽象、土味、伤感、怀旧来宣
示存在感,对抗精英话语、主
流话语的“东北文艺复兴”,
仍然会长久存在,甚至变化
为“华北文艺复兴”“西北文艺
复兴”也未可知。互联网等新
媒介和载体的发展造成的
阶层趣味分化,是理解、书写
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文学史
的关键。